

厚厚的老日历

牛耕



那一年腊月廿六，父亲老早就把家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从偏房里推了出来。看着父亲拿着一块碎布头围着自行车擦了又擦，还认真地把裤兜里的一叠钱数了又数，我就知道父亲就要去集市上购买年货了。

小半晌光景，父亲就从集上满载而归了。在胡同口放炮的我连忙跟着父亲回家，大黄狗比我还要欢快，贴着父亲的自行车周围跑前又跑后。

等父亲扎好自行车，我才看清镀铬的自行车把手上结着一层绒毛状的白霜，后座两侧绑着的两个竹篮里装满了年货。有红纸包裹的糕点，有花花绿绿的糖果，有活蹦乱跳的大鱼，还有一瓶瓶诱人的水果罐头，右侧的竹篮上还盖着两块父亲特意给姥姥、姥爷扯的蓝布，那也是用来走亲戚的。

还没等我询问，父亲就笑嘻嘻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厚本子，一边递给我，一边嘴里哈着热气说：“最新款，上面不仅带你喜欢猜的谜语，还有每日食谱，让你妈研究一下，可以天天改善伙食。”不用猜我也知道，那个厚厚的大本子，是父亲新买回来的日历本。

买日历是那个年代村民们的传统习惯，家家户户的堂屋墙壁上都会挂着一本厚厚的日历。而挂日历的日子总要赶到除夕之前，父亲会踩着一长条板凳，粗粝的手指对着堂屋东侧的石灰墙抹两下，左手捏着一枚生锈的铁钉，右手握着的铁锤对准钉帽敲几下，随着土墙簌簌落下细碎的灰尘，新日历像件金甲圣衣垂下来，红色的封皮上，盛装的财神爷旁边烫印着金灿灿的“恭贺新禧”四个字，映着窗棂透进的雪光，似乎把整个堂屋都染成了温馨的暖色。

寒假更是孩子们的快乐时光。虽然天气寒冷，可是胡同里的伙伴们也会踩着雪窝子涌进家来。大头露着发红的鼻头，棉帽耳朵像狗舌头似地耷拉着，二楞袖口露出半截皴裂的手

腕，“娘娘腔”照例缠着表姐的碎花围巾，而王富贵揣着新出炉的地锅炒花生，衣兜鼓得像田鼠的腮帮子。五颗小脑袋很快就挤在我家新挂上的日历前，呼出的白雾很快在纸页上凝成细密的水珠。

“立春打头，雨水收尾，今年是闰四月。”爱装内行的大头，手指在节气表上划拉。憨厚的二楞吸溜着鼻涕问：“啥时候过端午？”旁边的“娘娘腔”就翘着兰花指说：“急个啥，得先过二月初二，我妈今天早上还说要给我留着长头发呢。”

王富贵不紧不慢地掏出一枚五分硬币说：“咱们赌一下，五月份有几个红日子？”王富贵的话音不高，却像是往热油锅里撒了一把盐，让大家再度兴奋起来。

说到红日子，我们都甚是喜爱那些猩红的数字。平常的日子在日历本上呈现的数字是青草绿，而星期天、春节、国庆节等节假日在日历本上的数字则是醒目的玫瑰红，就像是洒在时光长河里的朱砂痣。

有时候我故意把手指蘸了唾沫去蹭日历本上的大号数字，红色油墨便在手纹里开出细小的花。母亲见了总要轻声嗔怪：“小心油墨有毒！”转身却用裁衣的划粉在重阳节那页画了一个漂亮的圆圈——那天是姥姥的六十六大寿。

大头率先指着惊蛰那天的青蛙图案嚷嚷：“我先给大家破个谜——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满红头兵。红头撞在黑墙上，一触即发放光明！”

“娘娘腔”哈哈大笑：“这也太简单了吧？火柴！”

大头不服输，随机又来了一个：“圆圆空空一座城，城里城外都是兵，各个都穿黄马褂，你知哪个是朝廷？”

在我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之际，二楞忽然拍打自己的厚棉裤嚷嚷道：“马蜂窝！”

母亲从厨房里端来一盘热乎乎的蒸红薯的时候，我们正为“什么越洗越脏”“什么越撕越多”的谜题争得面红耳赤。王富贵把硬币拍在腊月二十三那页：“越洗越脏的是抹布，越撕越多的，肯定是日历上的窟窿眼儿！”我却盯着被撕下的纸页在风里打转，想起父亲用夹子加起来的一页页日历，突然福至心灵：“是日子！日子越撕越多！”窗外的雪粒子簌簌打在窗纸上，像是为这个答案而伴奏。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挺喜欢撕日历的。每天清晨，当灶屋传来玉米粥的咕嘟声，我便踩着冰凉的砖地窜到堂屋。不用点灯，借着木门缝隙里透过的亮光，我的食指与拇指捏住纸张边缘，轻轻一扯，“咻啦”一声，就像是撕开了晨光的封条。

我用撕下来的日历纸叠纸船、叠青蛙、叠猴子爬山……玩腻了就把它撕成碎片，对着鸡窝学着村里人结婚娶媳妇时撒喜钱的动作，碎纸片儿打着旋儿飘落，纷纷扬扬地落在鸡窝顶上，被芦花母鸡啄出细密的齿痕。

尽管是一页页小小的日历纸，父亲却舍不得这般糟践。不知道他从哪个铁皮盒里翻出个生锈的夹子，每天天不亮就来住当日那页。父亲一本正经地给我说这是“留住日子”，我却觉得那些被夹子咬住的纸页皱巴巴的，活像晒蔫的南瓜花。有一回趁父亲下地干活，我偷偷地拿掉夹子，从前面掀起来的日历纸里接连撕下来十来张，足足过了一把撕日历的瘾。

而我们家手巧的母亲总能在厚厚一沓日历纸页里精准地找到某个特殊日子，然后轻轻地折起一个小小的页脚。大家的生日都是折得工工整整的那个，浅黄的纸角上还会描着一朵朵深浅不一的梅花——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用烧黑的火柴梗画上去的。

腊月里的日历最是单薄，北风呼啸着吹过敞开的堂屋，东墙上挂着的日历本只剩十几页在风里打晃。大头、二楞、“娘娘腔”、王富贵我们蹲在暖和的麦秸垛后面继续猜日历上的谜语：“什么东西小时候四条腿，长大了两条腿，老了三条腿？”“什么鱼不下水？”“娘娘腔”裹紧碎花围巾满脸严肃地发问。“面鱼儿！”二楞抢答时，竟然喷出一口花生渣。

“面鱼儿也得下水，要不然我们怎么吃！”王富贵一边对大家说话，一边塞给我一张盖着邮戳的老邮票，背面用铅笔写着新谜面：“拉弓不射箭，沙沙来回响，雪花飘眼前。”

明察秋毫的王富贵知道我私下里喜欢攒邮票，经常帮我搜集。看着邮票上的长城图案，我心里充满无限感激，其实我知道王富贵的谜底是“拉大锯”，就是不说。

很多年以后，在一个落雪缤纷的清晨，我在旧木箱里翻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夹子，夹齿间竟还咬着一片发脆的日历纸。褪色的纸页背面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今天上午打赌，我赢了大头半篮子猪草。”

窗外的雪花还在无声地飘落，那熟悉的场景，似乎飘落了好多年。恍惚中，我仿佛置身于一间封闭的小屋，听见“咻啦”一声，童年时代的阳光正从撕开的纸页间带着温暖的光泽涌了进来。

花被子暖人生

冯丽云



子既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保障，也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花被子的缝制是一精细手工活。家庭主妇首先会挑选艳丽的花布图案作被面，当时生活物资实行票证供应，购买布料需要布票。记得在百货门市，一卷一卷的布匹立在柜台后面的陈列柜或玻璃柜台里，顾客挑选或相中一种

布料后，售货员就会将布匹抱到柜台上，顾客说明用途后，售货员也会帮着计算布的用量，一般情况，花布的幅匹宽为2.5尺（约82.5公分），根据用途，按长度扯布，通常做被子需6尺，被面买好了，再买里布和棉花，材料备全了，就可开始缝制了。缝制时，需先将里布、撕平展的棉花、被面依次平摊在炕上，为了保证

摆放好的里布、棉花、被面上下左右不错位，在铺开材料中间放一重物压上，再按经纬线一条一条缝起来。缝被子有讲究，针穿过去，穿过中间絮的棉花，但是要点到为止，不能穿透被面，否则不美观，被子又厚，针很难穿，针脚不能太大不能太小，不能太远不能太近，这完全是在考验做针线的功夫。做好的被子一用就是五六年，没有条件频繁更换，很多人家都是兄弟或姐妹俩伙盖一个被子，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窄小的被子已不能完全盖住身体，但也不会更换被面，只有在拆洗时，在被面和里子上各缝接一截，让被子变长。每隔两三年，家庭主妇们会拆洗一次被子，被拆开的被子，又恢复了面子、里子、棉花各自的独立，清洗后搭在晾衣绳上的被面深得我们这帮小孩子的喜欢，一会儿是捉迷藏时的屏障，一会儿又是我们表演的道具，我们将被面披在身上扮演穆桂英挂帅……母亲发现后，自然会斥责我们，但是欢快的心情早已压过责备的不悦。

棉被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寒夜。小时候的冬天，似乎要比现在冷，其实还是那时的取暖设施、棉服等物质条件匮乏的原因吧，寒冷的冬夜，火炉里的火着下去了，孩子们用棉被围坐在炕桌边写作业或钻进被子里背课文，待作业做完，就安心地入睡了。母亲会给孩子们的被子底端盖上自己的棉袄、毛毯等衣物，并不时地掖被角，孩子们在棉被的温暖中进入梦乡。早晨叠被子时，母亲们总会把孩子们的被

苦菜

张丽兰

鄂尔多斯的原野总是慷慨的，春风一吹，野菜的新鲜便藏不住了，孕育了一整个冬天的各种食材在春天破土而出，开始展露出美味的生机。苦菜顶开冻土，苜蓿舒展嫩芽，榆钱钱缀满枝头，大地以最原始的方式向人类发出邀约。

鄂尔多斯人很懂与山野的相处之道。每当春天一来，他们就会冲上圪梁梁捋榆钱钱、挖苦菜、掐苜蓿，将天赐的野菜统统打包带回家，或凉拌，或炒食。苦菜的清苦、榆钱钱的甜、苜蓿的回甘，都是春天独有的滋味。

清明前的雨下得绵软，野地里的苦菜最是水灵。老辈人说这时候的苦菜根里藏着过冬的甜，非得淋过三场酥雨才能透出来。

清明前的雨水总带着点执拗，把黄土地泡得松软，如新蒸的糕饼。北方的苦菜是带着风沙味的，锯齿状的叶片边缘泛着绛紫色，像是被风咬过的印记。在我们小时候，清明前后，奶奶的竹篮里总会多把月牙形的小镰刀。那时的奶奶腿脚利索，踩着露水往野地里去，我跟在后面，看她的蓝布衫被晨风吹得鼓起来，像片不肯落下的老叶子。

苦菜总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田垄边的碎石堆里，废弃的土墙根下……它们的叶片呈锯齿状，叶背泛着银霜，像撒了层薄盐。奶奶教我辨认时总说：“苦菜的根是白的，甜苣的根带紫，可不敢认错。”她粗糙的手指在泥土里轻轻一拨，整株苦菜就带着纺锤形的白根跳出来。根须上沾着泥星子，断口处立即渗出乳白浆液，沾在指尖凝成琥珀色的痂，她指甲缝里嵌满黑土，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竹篮渐渐被青翠填满时，日头也爬上了东边的矮山。野地里浮起薄薄的雾气，把远处的杨树林洇成水墨画。奶奶

直起腰捶背的间隙会指着地头新翻的土垄说：“瞧见没？蚯蚓拱过的土特别松，底下保准藏着胖根儿的苦菜。”那些弯弯曲曲的土纹，在她眼里都是土地写的密信。爷爷也曾教我看苦菜的叶脉走向：“苦菜的脉络像老农掌心的纹路，粗犷里藏着细腻。”

回到家里，赶紧去水井里提两桶水，井水洗过的苦菜碧莹莹的，在粗瓷盆里漾着水光。洗好的苦菜要在开水里焯到可以掐断根茎，从锅里捞出来的苦菜要立马放到凉水里，这样才能褪去涩味。

奶奶的粗陶碗总泛着茶色光泽。她将煮好的苦菜切碎了，在碗里码成小山，撒上碾碎的芝麻，放上咸盐，再浇上用扎蒙花炆好的热胡麻油，翠绿的叶片瞬间收缩，发出细微的“滋滋”声，像春蚕啃食桑叶的私语。这声音里藏着凉拌的秘诀：油温要七分热，既能激出香气，又不夺走野菜的生气。山西老醋的酸是带着岁月包裹的，陈酿五年的老陈醋，倒在苦菜上，会与菜汁交融成琥珀色的琼浆。如果搭配一片烤得焦脆的馍片，苦味就在麦香中化作绵长的回甘。有时候，奶奶会用石臼捣野蒜，青石与木杵碰撞的节奏，应和着不远处屋檐的滴水声。她将碧绿的蒜泥与苦菜拌匀，说这是“以辛攻苦”。果然，入口时的凛冽逐渐化作温润。

挖多了的苦菜，奶奶还会腌起来，她的腌菜坛子是个上了年纪的瓦罐，沿口结着厚厚的盐霜。她铺一层苦菜撒一把粗盐，最后压上河边捡的鹅卵石，还不忘再加一点我们的酸米汤。

开春第一场雨后，腌好的苦菜终于见了天日。琥珀色的菜汤里浮着微黄的菜叶，夹一筷子送进嘴，先是咸，接着泛起清苦，最后竟回出点甘甜。



子放到最下面，因为火炕的温度会焐热最下面的被子，晚上睡觉时，被子里暖烘烘的……这样的记忆曾温暖了多少人，在时间的推移中，花被子伴着一代代人的成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可是花被褥并没有完全退出家居生活。记得在1990年高中入学时，那些从农村考到镇里的同学，都是带着花被子入学的。报名当天，农村的同学大多是由父亲或母亲送过来，他们的父母肩上扛着一个印有“二铵、化肥字”样的农资大尼龙袋，袋子不能完全容纳所装物品，从袋口露出的大红图案，一看就知道这是被褥，手里拎着装有脸盆的尼龙网袋，向宿舍方向走去。当时的宿舍很简陋，没有上下铺、没有储物柜，所谓的床铺也只是支了两排长木板，这就是大通铺，同学各占一小溜，紧挨着睡一长排，下了晚自习，一长排俊丑不一、胖瘦不一的青春脑壳、青春的脸、青春的苦闷、烦恼和青春的激情，紧挨着拥挤在狭窄的木板上，每人都有一个花被子，展开的被子一个压一个，连成了花海。寒冷的冬夜里，农村的同学披着被子，借助手电的光，还在苦读；夏夜，靠在花被子上继续学习。这俗气的花被子陪伴大家度过了严寒酷暑，冬去春来，三年的时光里，凭借勤奋和吃苦的精神，来自农村的学子大多考上了理想的大中专学校，跳出农门，实现了命运的改变，让花开富贵成为现实。

斗转星移，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空棉、大豆棉、蚕丝被、羽绒被等床上用品用品渐渐代替了花布被子，花被子也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可是在记忆的深处，那一个个花被子却难以忘怀，它曾温暖了一代代人，也温暖了流年。